

张俊南

缉私船今夜出海



·昆仑文学丛书·

缉私船今夜出海

张俊南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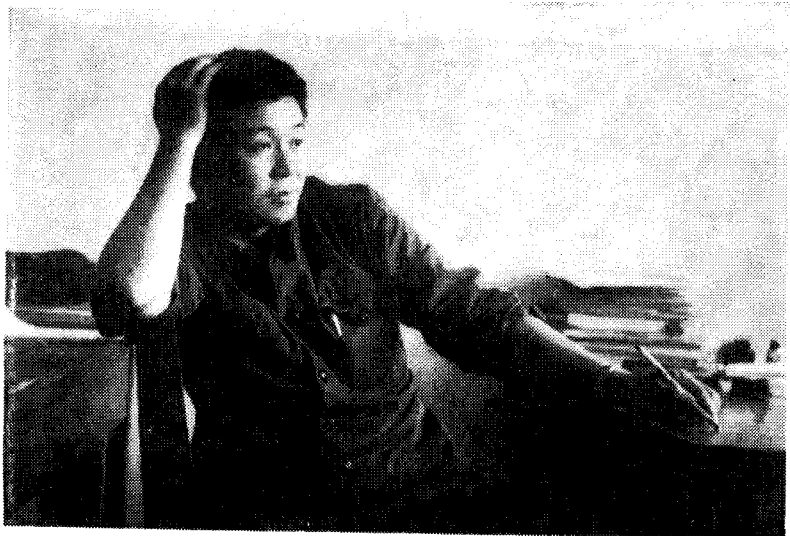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375·插页1·字数170,000

1990年6月第1版·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800

ISBN 7-80040-204-5/I·180

定价：3.70元(膜)



如果你还能相信，无论你相信的是
什么，你就会在生命的旅途上少了许多
寂寞和忧郁……

张俊南

作者小传

张俊南，安徽人，下过乡，一九六九年底当了兵。愿望是干“战场之王”步兵，做军事指挥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地干上去。未如愿，分配做汽车兵，于是写开了小说。

一九七三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第一篇作品，以后陆陆续续地写，陆陆续续地发，得了一些全军奖，刊物奖，就此干了下来。当了十年士兵，终于明白了“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入糊涂更难”，才穿上军官服装。一九八〇年调入军委炮兵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一九八二年调《昆仑》编辑部任编辑，一九八四年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学员，一九八六年毕业。至今做编辑工作，兴致盎然，亦不欲轻易跳槽了。

序

吴之南

我喜欢读张俊南同志的作品。其所以喜欢，头一条是看得懂，当然，还有一条是好看。有人听了这样的解释，说不定会露出鄙夷的一笑：低层次！低层次自然就是低档货的意思，不是说作品，而是指发此低论的人。然而，我觉得高层次者大可不必鄙夷，因为读者读得懂，觉得好看，这标准并不低。唐代大诗人、大词家白居易写诗填词，第一个要求是“老妪能解”，大名鼎鼎的香山居士尚见如此，我们也就不必为这旧标准感到汗颜了。

事实上，让读者看懂并不是容易事，笔下狠要有点功夫才行：文字要通畅流利，没有生造的词语，不故弄玄虚，不故深奥，读起来顺溜，不疙里疙瘩，不但能把自己的感情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还能让读者清楚明白地接受过去，容易么？

让读者看不懂，不仅是个文字技巧问题，也包含着对

读者的态度问题。一个人写东西只为小圈子里的人看，至于广大读者懂不懂，干他屁事，这还不是个态度问题？前一个时期，有的作品便如“有字天书”，文章里的字，不用翻字典，都不难认，但串在一起，缀成句，连成篇，你就横竖猜不出个究竟了。开始只在个别短篇和诗里出现，其实，有一点也是无伤大雅的，但后来就多了，不但短篇，而且中篇，甚至长篇，十几万、几十万字的鸿篇巨制里，也有云苦雾罩的，硬着头皮看了一多半，仍然不知所云。如果你斗胆说句老实话：看不懂！立刻便有鄙夷眼光袭来，什么低层次啊，没文化啊！老保守啊！“夏虫不可以语冰”啊，“对牛何需弹琴”啊……不一而足。于是“低层次”的读者不开腔了，他们也有他们对付的办法：敬而远之。一是不买，二是不看，于是那些自命为阳春白雪的高层次书刊，在发行量上直线下降，让那些一贯稳坐钓鱼台的也坐不住龙墩了，不得不改弦更张。当然，发行量下降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但读者对某些作品看不懂，不愿花钱买冤大头当，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你不在乎读者，你抛弃了他们，他们便知趣地离你而去，这不是再合理不过的“反弹”吗？这是我在借题发挥，张俊南同志倒未必是这样看的。

让读者读得懂，是为文的必备条件。仅此一点自然是远为不够的。张俊南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好看。

好看的标志之一，是他的作品经常能在你视野的围墙

上开辟几个窗口，让读者看到自己视野以外的新鲜生活面。人类的视野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哥伦布以前的欧洲人从来没见过美洲，但哥伦布见到了；麦哲伦以前的人只能从理论上推断地球是圆的，麦哲伦却绕着地球看了一圈儿。加加林首先在30万米高空俯瞰地球，阿姆斯特朗第一个到月亮上去溜弯儿……但就一般人来说，他们的视野总是常被各自的家庭、职业、环境、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所局限，视野被一堵无形的“墙”所挡住。张俊南总是用他的作品让读者看到一点日常生活以外的东西。即以本书所收的四个中篇而论，第一篇写的是海上缉私，第二篇写边检人员的生活与工作，第三篇《假期》，写了一位自卫还击作战的英雄，找对象碰钉子的故事，英雄也有英雄的难处，这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第四篇《日落》，把读者带到对越自卫还击战场的敌后区，这也是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作品为你展示的并不是一幅静止的图画，而是活生生的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感受。你能在《日落》中感受到在敌后行军作战中掉队的滋味，那是跟在国内平时行军掉队大不一样的滋味，没有路标，没有向导，不能问路，没有收容队，没有卫生员为你挑脚泡，没有班长抢你背上的背包，没有副指导员的行军鼓动，没有一个虽然晚一点，终归能赶到的宿营地，没有暄呼呼的馒头和热气腾腾的土豆白菜汤，没有铺草和有点臭烘烘脚汗味但挺暖和的被窝；有的只是泥泞的危机四伏的小路，被雾气、露珠沾得湿漉漉的

灌木草丛，有撕扯不开的藤蔓和鬼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响的地雷，有在丛林后面充满敌意的眼睛和突然伸出的黑洞洞的枪口，那份儿孤寂、惶惑，对事先考虑不周而掉队的悔恨，在处于绝境中的互相埋怨，还有那无法解除的疲惫和不安，更糟的是将来等待你的可能是无尽的屈辱和痛苦。但是，在敌后并不只有这些，还有痛定思痛后的理智，在战友友谊中逐渐复苏的勇气和决心，有接受教训后的聪明，不但有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也有破釜沉舟、绝处逢生，那一整个从恐惧到无畏的全过程，让你围着火炉、嗑着瓜子、喝着茉莉花茶也感到喘不过气来。他要不为你打开这扇窗户，你一辈子也看不到这些场景的！

不只是《日落》，其它几篇也一样，在各个不同的方向开了窗户，使你看到以你的家庭为中心，以自行车或公共汽车半日程为半径的生活圈里无法看到也无法感受的新生活面。

好看的第二个方面是：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或几个很鲜活的、血肉丰满的人物。他们既不是“三突出”的英雄，也不是“三贬低”的狗熊，而是正常的普通人。一样的有悲欢离合，一样的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一样不少：也想找个好对象，评级、提工资也不想落下，有雄心壮志取得工作上和事业上的成就，也想夫妻团圆，也想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发点小财，也有挫折和倒楣，也有牢骚和不满，也说二话，但大多数终归是好人。和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遇

到的困难和难心事，比你和你的左邻右舍要严重得多，我们有些难题，一般是跟老婆孩子吹个枕头风，在饭桌上发泄几句，作品中的人物，透明度可就大得多。他们也就是在处理和解决这些困难和麻烦的过程中，展露他们的性格特征出来。拿《缉私船今夜出海》来说，边检站站长周国贵和何麻佬，既是儿女亲家，又是生死冤家。一个是走私发了财，但坐吃山空后又想重操旧业的私枭，一个是不想大义灭亲，只想劝人为善，大义救亲的边检站站长。他们之间有缠不清的恩恩怨怨，亲亲仇仇，有感恩戴德也有深恶痛绝，有溶溶的天伦之乐，推杯换盏，也有冷酷的斗智斗勇，反目成仇。人物的性格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情节是性格发展的过程”，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很耐看。

第三，这几篇小说的故事都有些特色，不那么一般化，差不多都有让读者急于“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假期》里的小虎和婷婷这一对恋人，长期的等待和思念，一旦会面了，彼此相慕相爱的急切，已经到了干柴触及烈火的程度了，如果不是隆隆驶来的火车，如果不是命运的缠绳在最后一刻勒住了感情的奔马，他们的结合已经是不可变更的了，但彼此在性格上，在世界观上形迹露得不多却又极深刻的分歧，却使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可以说是波谲云诡，又颇发人深思。现代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观念，新手法，新结构。张俊南的作品中也有开放性的结构，也有时空交

错的手法。但他的时空交错,不是那种让人如堕五里雾中,突如其来的乱交乱错。时空交错之所以被人称道,是因为它把过去和现在,把此处和彼处相联相关的人物、情节,在不同的时空里,用极简洁的方法联系起来,省去前后铺叙、“焊接”的多余文字,以最小的篇幅,放进最多的内容,同时又可收到电影蒙太奇对比效应的一种方法,应该是线条越清晰越好,而不是越乱、越花哨、越让读者不摸头脑才越高级。张俊南在《日落》中的尝试就有比较好的效果。宗大嵩在自行车运动训练队和在敌后的两条平行的线索,时分时合,时交叉时平行,就处理得比较和谐、自然。每一次交替都有它的合理契机,就象几个知心好友在一起侃大山,话题经常在变一样,新话题总是自然而然跳出来的,而且是大家都能谈,愿谈的内容;也象火车从一道转入二道,二道转入四道,是扳了道岔才越过去的。从这儿可以看得出,张俊南搞时空交错,不是信手拈来,胡交乱错,而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结尾都不一般化,都不是读者“一碗凉水看到底”的“大路货”。当然,这还不能跟奥、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圣诞节的礼物》那样语惊四座,得到满堂喝采的结尾相比,但也确实做到了“出乎意料之外,尽在情理之中”的要求。比起那些不讲究立意谋篇,不讲究章法结构的作品来,更经得起咀嚼,更值得人回味;比起那些“出乎情理之外,尽在意料之中”的作品来,那

更不可以道里计了。

最后一点是这些作品味儿正。文可以载道，但也可以不载道，齐白石的虾米那样的文章也是很好的。但不载道不等于可以搞歪的斜的，搞诲淫诲盗。张俊南的作品与这些东西无缘。

作为作家，张俊南的知名度现在还是不高的。主要是他的作品不算多，自然也还应该有些更拔尖儿的作品。其实，他的悟性和对生活的感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他原先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十五岁当兵，十七、八岁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而且连着发了好多篇，他既无所谓的“背景”、“靠山”，也没走后门。那会儿还没有后门这一说，即使有，一个大头兵，每月津贴六十大毛，连个点心匣子也办不起。他的确是凭自己的努力和同志们的帮助走上文学之路的。他第一次送稿子到编辑部，那时编辑部在“国防大楼”院内，门禁森严。门卫让他把稿子留下，前门“后门”都没进得去，而这篇小说却发表了。我之所以说他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很强，是有事实为证的。他现在在一个文学期刊当编辑，每天为人作嫁，忙得不亦乐乎。这个集子的四个中篇，是组织上送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时，在假期里写的。在实习时，他在边防检查站生活了半个月，本集子中前两篇小说就是那次生活的结果；后两篇得意于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没有时间写，只好让它“五年怀胎”，也是在军艺学习的假期里“一朝分娩”的。

有人问：你在边检站十五天，怎么就抓到了两个中篇的素材？他说：我有十年连队生活的基础。是的，他在连队工作了十年，没有这样的基础，十五天是无论如何也抓不到两个中篇的。从这一点看，他的潜力还大有挖头！我期待着他的第二、第三个集子出现。

目 次

序	吴之南 (1)
缉私船今夜出海	(1)
边防检查员	(57)
假 期	(124)
日 落	(183)

缉私船今夜出海

—

隔着一道不算太宽的海峡，D岛背倚着S半岛顶端的S工业区。岛子呈月牙形，约两平方公里，面朝珠江口，环抱一泓碧绿的海湾。S边防检查站D岛分站就设在这座岛上，是国内唯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对香港、澳门往来船舶开放的一个口岸。四月天，覆满了细叶桉和台湾相思树的小岛上郁郁葱葱，偶尔飘过一缕海风，树叶簌簌轻摇，叶片泛起一层幽蓝的光。分站站长周国贵跟班查了几条船，先从锚地回站部。路过海湾旁的渔村时，他听到有位姑娘喊。

“周叔！周叔！”

停下，看见是麻佬何麻田的女儿阿珠站在她家三层小楼的阳台上。他问：“阿珠，你几时回岛的？”

“昨天。”

“休假？”

“休假。周叔，你来一下，我有要紧的事情跟你讲。”

阿珠名叫何美珠，后来上了大学，嫌名字俗气，改名叫何凝还是何芸。儿子周大海曾经说过，周国贵没记清楚，仍一直喊她“阿珠”。阿珠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回岛，分在一家省城的杂志，当编辑还是当记者，周国贵也没搞清。虽然老伴当了一辈子老师，算个文化人，但他一向不看杂志，只翻翻报纸，当年干检查员留下的习惯。检查员天天要上外轮、港澳船舶工作，时不时还要驻船三五天，国外和港澳的报纸干净一些，杂志乱七八糟五花八门都登，他碰都不去碰，后来索性连国内的杂志都也很少翻。阿珠不常回岛，一年一二次，每次回岛却一住一二个月，说是读书假，生活假，还有什么创作假，名堂挺怪挺多，搞不清。

搞不清就搞不清吧。孩子们长大了，离开了D岛，又都在外面蛮有出息，何苦为他们多操心？他一向这么认为。

走进何家那幢外观象别墅花园似的小楼，阿珠正从窄窄的楼梯下来迎他。姑娘身条高高的，牛仔裤，T恤衫，扎了个马尾巴，洋溢着青春的勃勃气息，耀得周国贵眼都亮了。见她一个人在家，他问：“你阿爸和你花姨呢！”

阿珠的脸色阴晴不定，一开口就悻悻的，说：“我就是跟你要讲这件事，上午我去分站，没找到你。周叔，我阿爸今天一大早就带阿花过了香港，肯定‘捞海’去了。”

D岛的渔民过去把打鱼出海叫“捞海”。前几年，沿海

地区走私风刮得凶猛，几乎没有一条渔船出海回岛不夹带走私物品，港澳过来的“上水货”在渔码头上一堆一堆，天天掙得象小山。内地的人成群结帮乘船过海来买，电视机、收录机、电子表、服装、布匹等等，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捞海”就演变成岛上渔民走私的代词。

周国贵没有吭气。

阿珠以为周叔不相信，又说：“我昨天回岛在S镇下车，正巧碰见阿爸和两个港客由泮溪酒家出来，脸喝得通红。有个港客我认识，阿光。周叔你也认识，过去是省城下到岛上的知青，那年偷渡跑去香港的，听说入了那边黑社会组织，是大圈帮的小头目。回来我问阿爸怎么和他们一块喝酒？阿爸不说，要我别管。今天一早和阿花两个人都不见了，我家那条麻栏船也不在渔码头。”

麻佬个老海龟，那几年干“捞海”，算得上条猛人。干得邪乎凶，发了大大的财，赚到的钱连阿珠也一直摸不清实数。他这幢小楼就是当时盖的，光建筑材料就花了二三万元，至今式样仍属时髦。可惜内部格局和装修不行，一是楼梯太窄，又设在堂屋，两个人上下相遇，必须侧了身才能错开；二是没有后窗，采光太差，屋里光线暗；三是迎门一幅关云率周仓单刀赴会的磁砖画，显得整体格调陈旧，不伦不类。后来边检站参与了这一带海域的反走私，D岛分站成立了缉私组，周国贵带人出海，狠狠打击了几次走私活动，麻佬觉出势头厉害，金盆洗了手，但从那以

后他也就不干活了，差不多天天喝酒，过海去S镇那边游逛、赌钱。周国贵一直担心他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重操旧业。果然，麻佬大概手头紧巴了，又干起了“捞海”的生计。

“周叔，你得管管我阿爸，你们是老友。”阿珠央求，“以前干过‘捞海’的事，国家不追究，如今再干抓到了要重罚，严重的还会坐监牢，你不能眼看着他出大事！”

周国贵道：“管，我是要管哟。你还有没有别的迹象，证明你阿爸肯定‘捞海’去了？”

“有。上个月阿爸驾船去省城，给我家的麻栏船换了台大马力柴油机。我以为他娶阿花快两年，家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往后阿爸要做点正经生计，好好过日子了。挺高兴，帮他忙了三四天，谁想他……阿爸也真是的！他这么多年把我养大，够难了……”阿珠显得又气又恼，又伤心。

周国贵忙道：“莫急莫急。阿珠，你也不要太过着急。这件事情你告诉我就好，我一定要管管你阿爸，不能让他再‘捞海’了！你这次回岛打算住一段时间吧？”

“嗯。”

“今天夜里我亲自去海上堵他，重重地罚他一次款。然后我劝劝他，你也劝劝他。你阿爸吃软不吃硬，我们多劝劝他。咱们D岛不少人那几年都‘捞海’发了财，人家如今拿那些钱当资本，办小厂，开餐厅，跑买卖，都做了正